

## ■军旅生涯■

1950年初春,为响应关于减轻人民负担和政府压力的号召,我们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运动。

当时,新疆全境基本解放,除少数匪寇还需清剿外,大规模的战事已经结束。驻疆部队一手拿枪,一手拿镐,自力更生,向戈壁要粮,努力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屯垦戍边使命。

我们团驻守在西部边疆,生活在荒郊野外,经常遇到风沙雨雪。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开荒种地,难度极大。这里连最起码的生活和生产条件

都没有,需要白手起家,自力更生去创造。

没有房子住,我们就自己动手挖地窝子、搭草棚。天冷了,我们晚上不脱衣服和鞋子,合盖被子搭伙睡觉,早晨醒来,头发和被子上经常会结一层白霜。

没有饮用水,我们就挖涝坝蓄水吃、打冰块吃、囤积雪化水吃。因此,水里经常能看到树叶、杂草甚至羊粪。用水也要定量,我们班12人一天只给发半盆水洗用,全班人洗完脸后,再用剩下的半盆水轮流洗脸,很少能洗上澡。

没有生活工具,我们就自

制自编。用芦苇编草席,用树条编耙子、背篓、圆筐、抬耙等,供日常使用。

缺乏劳动工具,我们就自己动手制作。如土法制作木犁、木铲、木架子车和爬犁子等,还动员大家捐出自己的积蓄,集中起来去外地买来铁制工具,如刨锄、铁锨、镰刀等农具。

没有种子,我们就用节约的面粉去附近的老乡家里换。

没有机械,牛马很少,畜力有限,干农活绝大部分是靠人力。凭着战士们的一双双手,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,硬是在从未有人耕种过的土地

上开荒种地,向党和人民交出了第一批军粮。

那时,吃饭很少有菜,我们全班人员经常围着一碗盐水蘸着馍吃。

没有电灯照明,我们就自己想办法,找来墨水瓶装上油,盖子上钻个眼,串上棉花捻子当灯使。油灯放在高处的墙洞里,可供两边的人一块照明。

1950年,兵团党委发出号召,要求部队自力更生,艰苦奋斗,争取用3年时间做到粮食自给自足。我们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,全团官兵大干3年,实现了奋斗目标。

张万昌/口述 陈玉民/整理

## 开荒种地打粮食

## ■朝花夕拾■

## 母亲做布鞋

天气开始转冷了,妻子为我购买了一双老式棉鞋。黑色的灯芯绒鞋面,里面满是长毛驼绒,暖又舒服。看着鞋的模样,让我想起儿时穿过的那些布鞋,那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。

小时候穿的是“里三层,外三层,缝缝补补又三层”的土布衣。当这些衣服穿得不能再穿了,母亲才用每年发的7尺布票,买布给我做件上衣,剩下的几尺布,尚需安排家中其他人的衣着。我们兄妹6个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,母亲也舍不得扔,而是把衣服拆成布片,剪去破损的,其余的再整理出来做鞋用。

母亲做布鞋的整个流程,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。她先在门板上刷上一层层浆糊,再将一块块布片一层层粘到门板上。数天后,门板上的布就结成了一整块硬硬的“壳”,母亲就按照我们脚的大小,将“壳”剪裁成鞋底样子,接着就开始纳鞋底。为了不耽误过年时我们能有新鞋穿,母亲总是把鞋底带在身上,因为她休息时要纳,串门唠嗑时要纳,连走路时也要纳。总之,为了纳鞋底,点滴时间她都用上了,有时还要加夜班。

做鞋面比较简单,照着鞋帮儿的样子,剪上一两层衬布,糊上便可以了。一般用黑斜纹布,好一点的才用灯芯绒布。

现在想起,那些布鞋里凝聚着母亲的多少爱啊! 郝建民/文

## 晒地瓜干

以前农村缺衣少食,地瓜干是冬天果腹必不可少的食物。每年霜降前后,天刚蒙蒙亮,我们全家就拿着镰刀,扛着锨头,带着地瓜擦等工具上山去刨地瓜。

锨头在父亲手里扬起又落下,不一会儿,地上就堆满了胖乎乎的大地瓜。那时地瓜是主食,能代替粮食,帮助人们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。通常,那些无伤口裂痕的地瓜,都要放到地瓜窖子里储存,留作冬天的口粮,那些残次的地瓜则被切成地瓜片,晒干后储存起来备用。我跟在父亲身

后,负责把地瓜上的泥土抖掉,撮成小堆放在地上,母亲负责把品相好、耐储存的挑拣出来装入口袋。

霜降时节,气温已经很低了,劳碌的父亲却满头大汗,他舍不得休息片刻时间,地瓜刚刨完,就急忙拿起地瓜擦开始切片。伴着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,一个个地瓜被切成了薄片,这时,我和母亲就负责把切好的地瓜片均匀地摆放在田里。

地瓜片一般一周左右便可晒干,可如果碰上阴雨天,地瓜干就会发霉变质,一切努

力和辛苦就会前功尽弃。每次晾晒地瓜干的时候,父亲总会提前守在家里那台“红灯”牌收音机前,仔细收听,悉心研判天气。可有时天气预报会出现失误,记得一天半夜,我睡得正香,就被父亲拖出被窝,说是下雨了,要去地里收地瓜干。

我穿好衣服,跟着父母出了门,当时正下着蒙蒙细雨。深秋的夜,到处都是漆黑一片,冰冷的雨打在脸上和手上,冻得我鼻涕直流,小手僵硬。等到快收完时,天都亮了,我们全身湿漉漉的,感觉又冷

又饿。回到家里,父亲顾不上换衣服,就开始忙着侍弄那些冒雨收回来的地瓜干。有的放在簸箕里,有的摆在窗台上,最后实在放不开,就把被褥拿走,直接摊在炕上,整个屋子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,到处都是地瓜干。

地瓜干晒干后,父亲就用高粱秸秆建一个粮囤储存起来。等冬天家里缺钱花时,就把地瓜干装入麻袋拉到收购站卖掉。那些年,家里的开销和我上学的学费,几乎都是来自卖地瓜干。

许海利/文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力量

## 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欣作

## ■图说往事■

## 女友送我定情照

1987年7月,我大专毕业后,被分配到家乡附近的一所乡村中学任教。第二年秋,一位同事为我介绍对象,对方是当地供销社的一位员工。那时,供销社与我们学校相距很近。在媒人的牵线下,我和女方见了几次面,



双方感到都比较合适。于是,她到山东平度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送给我,我们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了。1989年元旦,我们一起携手赴烟台旅行,走进了幸福的婚姻殿堂。图为当年女友送给我的定情照。

许培良/文并供图

## 那碗猪油拌饭

一天,妻子买回来一种香米,颗粒晶莹,透明如玉。家里吃上了香米,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贫困的岁月里,那猪油拌饭的芳香。

那时,家里生活贫困,平素很难吃到白米饭。家里的几亩地,父亲种了高粱、玉米,高粱米饭就成了家里的主食。为了满足家人的味蕾,母亲会换着花样做饭。父母经常干繁重的农活,自然喜欢吃高粱米干饭,因为解饿,但对于孩子来说,总吃干饭难免难以以下咽。而我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,母亲于是跟父亲商量,偶尔会给我改善一下生活。

每年过年时,家里都会买一些猪肉肥膘用来耗油,耗出的猪油放进坛子里,放凉之后就成了荤油,这些荤油几乎是我家一年的食用油。为了我能多吃饭,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高粱米干饭给我盛到碗里,然后从坛子里舀半汤匙猪油,一匙酱油,在饭里搅拌均匀。雪白的猪油遇热瞬间融化,渗

透在米饭里,顿时,整个屋子里充满了香气,让人直流口水。

我手捧着那碗猪油拌饭,贪婪地吃着,边吃边品,仿佛每一粒米都充满了香气。母亲问我:“猪油拌饭好吃吗?”我说:“香香的,简直是美味啊!”母亲笑了笑:“以后咱们家的日子好了,不但天天可以吃猪油拌饭,还可以吃白米饭,甚至更好的米饭。”我望着母亲自信的表情,内心充满了向往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了,我家果真实现了母亲的愿望,可以天天吃白米饭了。而如今又吃上了更好的米饭,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。于春林/文

## 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